树的秘密

高三九班　何嘉豪
厦大附中

我家门前有两棵树,一棵是桑树一棵是桂花树。自打我有记忆起,它们就已经在那里了。至于这两棵树的由来,家里人各有各的说法,而我则更愿意相信阿祖的说法,因为那对一个尚未懂事的孩童来说,是一段传奇的经历。

阿祖自幼丧父,母亲改嫁,他的母亲,也就是我的太祖母,嫁给了外乡人,那户人家不允许她带上我的阿祖。临行那天,太祖母嘱托乡里人要好生照料阿祖,等过些时日便接他走。奇怪的是,阿祖并没有大哭大闹,反而平静地看着他的母亲渐行渐远,直到消失在拐角处,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从此,阿祖就成了村里所有人家的孩子,穿百家衣,吃百家饭。但村里有些调皮的小孩常常嘲笑他是没人要的孩子,联合起来不和他玩,他常常默不作声,自己一个人在不同人家的屋檐上跳来跳去,哼着没人听懂的曲儿。

有一天,村里最胖的小孩来到阿祖家,朝着屋檐上的阿祖唱道:“瘦竹竿,没人要,没了爹又没有娘……”阿祖起初没有搭理他,直至那个顽皮的胖小孩越唱越难听,甚至直呼太祖母的姓名,讲出许多侮辱性的话。谁都没有想到,一向瘦弱的阿祖在那天将一块石头朝胖小孩砸去,那小孩的头鲜血直流,哭爹喊娘,跑回家跟父母告状。那小孩的父亲怒气冲冲,冲上屋顶,一把揪起阿祖的衣领,二话不说,朝他脸上扇了一巴掌,恰好打在耳朵上,这也是阿祖一个耳朵失聪的原因。那天,阿祖躺在屋檐上,哭了很久,母亲怎么还不回来?在那个夜晚,一个神圣的想法在他心中浮现:他要自己去找。

去哪找呢?阿祖只依稀听村里人提过,母亲嫁去了后尾村。村里有人告诉他,只要穿过一座大山就可以到达。就这样,身无分文的阿祖踏上了路途。其实两地之间不过十几公里,阿祖却整整走了三年。

原来,阿祖因走了几天路,几无进食,体力不支,晕倒在路边,幸得一村医采摘药草路过,将他带了回去。

至于阿祖是怎样在村医家度过那几年的,阿祖并没有告诉我,我只知道,当他见到自己的母亲时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中医了。据说太祖母在见到阿祖时差点儿晕了过去,她怎么也没想到,母子二人还能重逢。后来,阿祖收了许多徒弟,传授医术,我家成为当地富有盛誉的大户。再后来,阿祖娶妻生子,组建了自己的家庭。日子虽平淡,但有滋有味。

过了几年,太祖母去世了。谁也没有想到,与太祖母感情深厚的阿祖竟一滴泪也没有流,只是他逐渐变得不爱说话了,常常自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,对着傍晚的云霞叹气。

有一天,阿祖突然把爷爷、爸爸和我叫到跟前,说他要种两棵树,一棵桑树、一棵桂花树。为什么呢?阿祖说为了入药。可后来有一天下午,他把我叫到他跟前,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要种那两棵树,我告诉他,是为了养可爱的蚕宝宝,为了给我做桂花糕。他摸了摸我的头,笑道:“傻孩子,就知道吃和玩。”也是在那一天,我才知道太祖母的名字叫桂香,曾祖母的名字叫美桑。

那年秋天,往年如期开放的桂花竟不见一丝踪迹,只留下一树的叶子在风中摇曳。冬天到了,阿祖生了一场病,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有一天晚上,那棵桂花树突然绽放,院子里充盈着沁人的清香。夜深时分,阿祖在睡梦中离开了。全家人沉浸在悲痛中。看到满树的桂花,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,这是我和阿祖的秘密,他们一定不知道,也永远都不会知道。

(指导老师　高良连)

秋声无觅处　梧叶月明中

高一三班　许淑婷
市第一外国语学校

家乡的秋,山上落满了被秋霜拥吻过的梧桐叶,瑟瑟秋风拂过树梢;家乡的秋,田野总是金黄色的,像是被秋风拂过的黄色丝绸,闪闪发光;家乡的秋,秋雨总是漫长而绵密,青山莽莽间好似张九龄口中的“灵山多秀色,空水共氤氲”。家乡的秋,总有一位喜欢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学生未来的老人。

推开记忆中那扇朱红色的大门,记忆在我脑海间徐徐穿过。记忆中的那片梧桐林在家的三四十米外,爷爷为了装饰那条小道便铺满了五彩斑斓的鹅卵石,夜晚的月光照射在石子路上,像湖水般波光粼粼,反射出淡淡的光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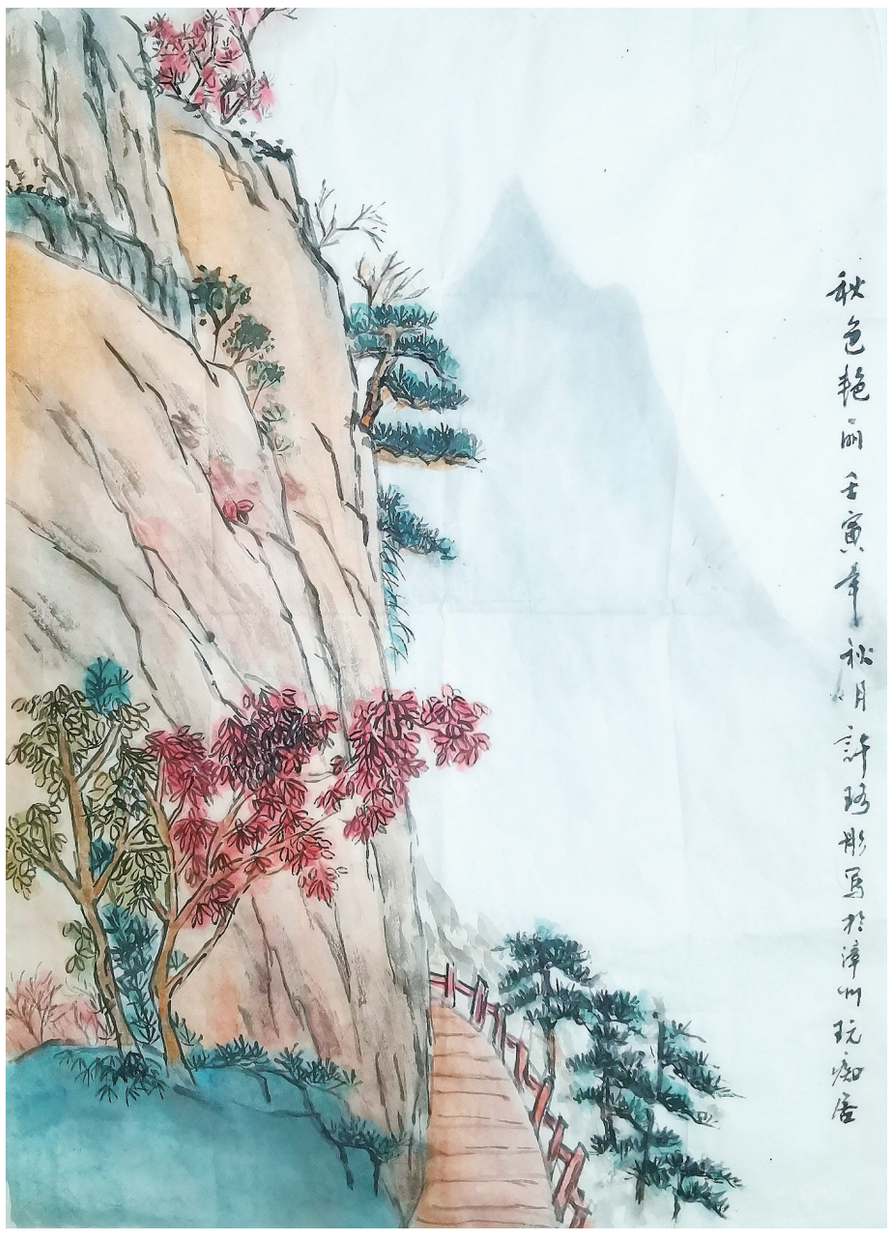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。那时爷爷是一名教师,教学路上爷爷会骑着那时时髦的凤凰牌自行车穿过那片梧桐林,寂静的小路,只有被风沙沙拍打的梧桐叶片发出的阵阵乐曲声。“深秋了,原来梧桐树也会掉头发啊。”我低语道,爷爷粲然一笑地说:“当然了,是生命就会有生老病死,季节更替,它们也在慢慢长大。”“那我也要快快长大,长得像他们一样高。”在爷爷教书的学校里,我最喜欢在一栋青蓝色的教学楼顶,眺望家乡,看大雁排排掠过,看细长流水向东流,看远方的稻田被风折弯腰肢。黄昏时分,大地苍茫,暮烟袅袅,远处的村落便会亮起点点灯火,在夜幕下闪烁着明灭不定的光芒和天上扑朔迷离的繁星交杂在一起,灯影星光相互映衬,璀璨夺目,好似赵善庆的“晚天长,秋水苍,山腰落日,雁背斜阳”。家门前的琉璃灯在风中摇曳,照亮了我和爷爷回家的路。奶奶总在家中熬莲子汤,等到爷爷回家后便会把温热的莲子汤放在爷爷手中,并嘱咐他:“深秋了,天渐渐冷起来了,多喝点莲子汤润润嗓子。”爷爷素来不喜爱吃甜食,但我碗里的莲子汤总是格外甜糯,伴随着萧瑟的秋风,与窗边的风铃拍打,热热的银耳在我的口腔慢慢滑过,香甜细腻,回甘绵密。

2016年。爷爷退休了,几年前爷爷教的学生来家中做客,送了爷爷一块上好的檀木。深秋雨后的茶回味甘甜,伴随着点点苦涩,后院的茶林总是飘来阵阵茶香。秋雨霏霏,飘飘洒洒,无声地飘洒在那片石子路上,褐黑色的云朵依傍着山岗,却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园中酣饮畅谈。后来,奶奶的腰因为长期的耕作不大好了,爷爷便把那块檀木送去镇上打制成拐杖,爷爷拿回来时,奶奶却责怪他不应如此浪费,应当好好保存,那时爷爷只字未语,像从前一般,依旧温柔和蔼地看向奶奶,用他修长的手指抚平奶奶的眉头。

2021年。爷爷奶奶的身体都不太好了,父亲母亲总劝他们来城里住,方便照顾,可爷爷似乎把心落在了家乡,不论父亲如何劝,爷爷只想守着家乡。中秋了,我和父母回家时,奶奶眼角的皱纹像墙上斑驳的痕迹,布满了眼周。奶奶见到我时,总和曾经一样,用她秀窄修长的手紧握住我,塞给我满满的糖果,望着奶奶冰冷的手掌,我眼角的泪水如流水般打转,只能不断地低着头。门前的琉璃灯似乎从未坏过,年年如新,照亮我回家的路。我随着风吹来的方向,走在儿时熟悉的小路上,不一会儿便走到了那片熟悉的梧桐林,找到一处干净的地方,靠着树干坐下,头顶满树韶光,枝叶的罅隙里斜斜透着记忆,落满一地碎碎念念。

秋天,不全然是李璟口中“菡萏香销翠叶残,西风愁起绿波间”那般的萧瑟凄清,我眼中的秋天是有着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”的美好意境。秋天的爱和美是渗透到生活中去的,就像你察觉不到血液流淌,但你一定知道它在身体中的每一条脉络中流淌。

(指导老师　柯莉颖)



绘画　闽南师大附中　八年四班　许珞彤　(指导老师　陈美坚)

原来他心底深藏着爱

九年七班　吴淇姣
漳浦县龙湖中学

那不过是一顿普通的饭菜,一盘普通的水果,却把我深深地吸引,让我永远铭记。

生活中,我尝过许多鲜美的食物,但大多都没了印象,或许那些精益的烹饪技巧中少了某些东西。我总觉得远远不如父亲为我做的那一顿饭菜可口。

父亲并不俊朗,还有点驼背,背弯得像是一张弓。父亲的言行还时时流露出乡下人的粗俗,我一向不太佩服他。

平日里,母亲忙碌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,而父亲却总坐在阳台,翘着二郎腿,悠闲地吸着烟。那烟味很刺鼻,我从小就厌烦那味道,不愿与父亲过多接触。

父亲脾气不好,易怒,动不动就大吼大叫。一般他与我说话,我都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他。而我与母亲聊天,总是止也止不住。因为这事,我也曾觉察父亲那淡淡的忧伤,当时却也不以为意。

除此之外,他的很多做法也常让我难受。还记得,一家人愉悦地去购物时,他一看到价钱,脸就黑了下来,十分不满地说:“这么贵还买?买东西不看价格的啊!有什么好买的!早点回家算了!”整个气氛顿时变得阴沉沉的。自那时起,我就不太愿意同父亲出门了。至今想起来还是为父亲的做法感到生气。

而我却不知道,父亲的爱在暗地里慢慢滋长……

前些日子,母亲病了,住进了医院,我们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,没了母亲的操劳与关怀,我与父亲的生活必定是凑合着过的。

要上学时,父亲突然把我叫住,他问:“晚上想吃什么?爸给你做!有什么想吃的水果吗?”“我想吃……”话语刚到嘴边,又被我咽了回去,我心想:“父亲哪会做饭呢,我这不是为难他吗?”我回答道:“随便煮点就好。”父亲的音量刚要提高,又忽然压下去了,他轻柔地说:“问一下,你说吧,不然说说想吃的水果?”既然都问了两次,也就说罢,“草莓。”父亲沉默了,这是意料之中的,他是如此地节省:家具永远挑最便宜的买,衣服旧了,也不愿意换新的,就连我们给他买新衣服,也要遭他一顿数落。他怎么会舍得买昂贵的草莓呢?

晚上回来,香气扑鼻而来,空中弥漫着小炒肉、焖土豆的香气,其中还夹杂着米饭的清香,我有些诧异,慢慢地挪动步子,轻轻地问:“爸?”“回来啦!快!吃饭啦!”一声轻快的回复。我一瞧,父亲还在厨房里忙碌着。煤气灶旁边摆着一个小秤子,父亲在杯子里倒了些酱油放到小秤子上,眯着眼睛,去看小秤上显示的数据,不时地将酱油倒掉一些,再加上一些,我很难想象父亲是怎样细心地学习做饭技巧?是怎样费力地将它们记住?又是怎样耐心地将它们一一完成的?我难以想象,这是我那懒惰的、粗俗的父亲所做的。父亲的形象在我心里忽然变得高大起来。

父亲从厨房走了出来,拿纸巾擦了擦汗,帮我把书包放下,摆了摆椅子,这一连串的动作让我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父亲。“这菜……”我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。“我特地学的,先是……”父亲滔滔不绝地叙说着,看到我满脸惊讶,他自豪极了。“对了,还有一个小惊喜。”父亲边说边拿着一个小盘子放在桌上,我一看,竟是草莓!我呆呆地站在那,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,心中有百般种滋味。我拿起一颗草莓,慢慢地咬了一口,一股清凉直入人心,我笑着向父亲说:“甜!好吃极了!”父亲见了,宠溺地看着我,痴痴地笑了。那一瞬间,我感到那散发的父爱把我紧紧地包围着。

实际上,那天的饭菜有些烧焦了,跟母亲做的比起来,那还真是差远了,可我却觉得那是我生平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,那饭菜尝进嘴里,暖在心里。

父亲那常年藏于心底的爱,正一点一点地渗出来,像阳光一般,洒在他的女儿身上……

(指导老师　吴跃民)

父爱如山
——读《狮子的荣耀》有感

三年二班　胡沁
北京小学

狮子,这种动物是草原上最凶猛的猎食者之一。

以前我对狮子并没有什么好感,觉得很凶猛很可怕。可是,自从我看到《雄狮的荣耀》这本书后,我觉得狮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,反而增添了几分敬意。

《雄狮的荣耀》这本书讲述了在哇卡哇卡大草原上,生活着一对狮子兄弟,哥哥叫亮鬃,弟弟叫刻痕。它们两兄弟齐心协力,赶走其他雄狮,成为这片草原上的主宰者,然后又收服了雌狮四姐妹。他们忠诚于彼此,相亲相伴。

其中,最让我感动的是亮鬃对自己家族的爱。在毒牙三兄弟第一次入侵荣耀山家族的领地时,亮鬃知道自己打不过毒牙三兄弟,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赢得更多逃跑的时间,他以一敌三,跟敌人血拼了一整晚。最终他的孩子安全了,可他却壮烈牺牲了。读到这里,我眼眶都湿润了。

虽然平时亮鬃不懂得怎么耐心地跟它的孩子们相处,但是在危难的时候,他却用自己的身体当盾牌,保护着孩子们。这真的很像我的父亲。

在我的日常生活中,他不会像我妈妈一样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。但是他会带我钓鱼,教会我耐心;他还带我游泳,陪我在水里畅快地游玩……

当我走累了,他会让我坐在他肩膀上,他那宽厚的肩膀让我觉得很温暖;当我们外出游玩时,面对人山人海,看不到前方的美景或者演出时,他也会让我坐他肩上或者把我高高抱起,让我看得更高更远。

每当这个时候,是我最幸福,最快乐的时刻。

我觉得我的爸爸很伟大,像一座大山。他的爱让我依赖,让我有安全感。

(指导老师　黄红梅　韩秋燕)

这样做,我不后悔

五年一班　林泓佳
龙师附小龙文分校

人生中有许多的“岔路口”,每一次都由自己选择,记忆中的那一次选择,我不后悔。请听我慢慢道来。

有一次,叔叔送给我一只小麻雀,我高兴得不得了。叔叔跟我说,这只麻雀是他散步时捡到的,麻雀那时是受伤的,他把麻雀治好后就送给我。

刚开始麻雀有些胆小害怕,后来我给它买了一个鸟笼,经常给它喂食物,渐渐地,它开始和我亲密起来。我只要一写完作业,第一时间去鸟笼旁,和麻雀一起玩耍,给它喂食,麻雀见我一来便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,很欢迎我,它总会用那尖锐的小嘴轻轻地啄我,这时我才看清它羽毛上有一小点比棕色更深的斑点,因此我叫它为“小斑”。

或许生活中每件事都不可能很顺利。不知哪天开始,“小斑”见到我不再叽叽喳喳了,也不再啄我的手指了,它时不时用嘴巴去啄笼门,我猜测它想回家了,想回到大自然中。但我很喜欢“小斑”,舍不得让它飞走,于是我就把笼门锁得更紧了。终于有一天,“小斑”不再啄笼门了,它好像知道自己出不去就放弃了。我暗自高兴,我可以天天和“小斑”一起玩了,可事情发展方向我的想象却不一样。“小斑”每天进食越来越少,无神的眼睛一直望着笼子外的蓝天,一天天过去,“小斑”的身子变虚弱了。有一次,我走近鸟笼,看到它无精打采的样子,当它发现我时,只是无力地叫了几声,我开始担心起来:难道“小斑”只有回家才会开心吗?可我不想失去它呀!我想看到它生机勃勃的样子,想听到它那快乐的叫声……片刻,我艰难地打开笼门,把它捧出,放在阳光下,它身子一抖正要飞起,它看了我一眼就飞出阳台,一边鸣叫一边飞翔,似乎在向我道别,我一直看着它飞向蓝天,飞向远方……

从那之后,我一看到笼子就想起我的鸟类好朋友“小斑”,但我从不后悔,因为我那个选择是正确的,我让“小斑”恢复了自由,回到它真正的家!

(指导老师　王惠燕)

因为爱着,所以记得

六年三班　肖舒妤
长泰区实验小学

时光健步加飞,一去不复返。在时光的列车上,仔细品味那些刻在心里的记忆,回望某个灿烂的细节,方知母爱比天高,比海深。

课后服务结束,归家,夜幕已降临。每次回家,我都要步行经过一条坑坑洼洼的石板路。那晚,大雨滂沱,天空不时划过一把利剑,雷声嘶吼着。倾盆大雨中,夜漆黑漆黑的,我完全看不清前方的路况,只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往家的方向赶。一个踉跄,砂石划破皮肤,雨如弹珠般打在身上,我坚强地爬起身,狼狈不堪。

忽然,一束强烈的白光照来。透过光,我看见了妈妈的笑脸,她停住脚步,将灯对着路面,照亮了我脚下的路。我无法控制住自己奔向了妈妈的怀抱,抱着她,她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纵使风更猛了,雨更大了,然而,在妈妈的伞下我无所畏惧。

“又是这样的夜晚,下着雨,打着雷。”妈妈说。我应了句:“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风雨夜您来接我吗?”“有啊,你两三岁的时候,几次倾盆大雨的傍晚,我和你爸爸一块接你从托儿所回家。哦,你刚上一年级,我就教你如何在这样的天气自己走路回家了,还有……”妈妈自言自语着,完全陶醉在幸福的回忆中。我没再吱声,只是静静地听着,也无法和妈妈搭话,因为这些我都不记得了。为什么妈妈如此细心收藏着过往,如数家珍般道出我儿时生活的点滴,她不是常常抱怨自己老了,记性变差了吗?成长岁月中,我们总容易忘记一些什么,母亲却不同,她是记忆的收藏者,永远走在我们身后,悄无声息地拾起我遗漏的心情和纯真的美好。

我感到眼中有些许潮湿,低着头,轻声问妈妈:“你怎么还记得这么多呢?”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回答:“怎么会不记得呢!”我的泪潸然落下。是啊,怎么会不记得呢?因为爱着,所以记得!

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说过:世界上有一种最伟大的声音,那便是母亲的呼唤;世界上还有一种最圣洁的爱,那便是母爱。妈妈的鼓励、关爱、付出,都在这些细节里,使我心安,让我幸福。如此,我定当好好学习,不能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。

(指导老师　谢智娜)